

陳懷民烈士

為國捐軀七十週年紀念

宋百廉



今（九七）年是我國對日抗戰，武漢保衛戰的七十週年，回憶一九三八年四月廿九日，日寇出動了四十八架敵機，大舉襲擊武漢三鎮，狂轟濫炸，空中勇士陳懷民受命迎戰，奮不顧身，英勇殺敵，在擊落一架敵機後，受到五架敵機圍攻，被擊中彈，油箱著火，在這千鈞一髮的危急關頭，飛行員本可棄

機跳傘求生，但他猛拉操縱桿，正面衝向敵領航機，與之同歸於盡，壯烈犧牲，為國捐軀。最後衝散了敵機陣列，紛紛掉頭東竄，待入江西境內，被我南昌基地起飛的空軍戰士奮勇痛擊，大獲全勝，總計共殲敵機四十七架，獲得一次空前大捷，陳懷民烈士爲了這次戰役獻出了年僅二十二歲的寶貴生命。

陳懷民一九一六年出生於江蘇鎮江，少年時喜好運動，曾身背沙袋游渡長江，練就了一身強健的體魄，這一特點更與他剛毅公正，耿直勇敢的天性相輔相成，九一八事變後，日寇



入侵我國，陳懷民義憤填膺，投筆從戎，效力空軍，七七事變後，轉戰於京滬杭之間，擊落敵機多架，屢建功勳，被譽為空中勇士，每當受命出征之前，陳懷民常對戰友說道：「每次飛機起飛的時候，我都當作是最後的飛行，與日本人作戰，我從來沒想能活著回來。」這種年輕的空中勇士爲了抗戰，早已置個人生死於度外。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這一天對我來說也是一個難忘的特殊日子，我與

陳懷民同年出生，當時正在

大學學習，七七事變

開始，國難當頭，

豈能安心學習，同學數十人自動組織起來抵制上課，天真地想像著投筆從戎。但日寇侵華早期是「戰」「和」紛爭難定，被當局斥爲異常活動，致報國無門，走投無路，只有困在學校



繼續學習。我當時是武漢華中大學物理系四年級學生，接受了「天空電離層的觀測」作爲畢業論文題材。雖然戰況慘烈，空襲頻繁，近一年來，爲了收集電離層的季節變化和日變化，除了幾乎每天觀測而外，還要進行幾次全天二十四小時的觀測，然後寫出報告裝訂成冊，必須在每年五月一日晚間十二時正以前送交導師手中，才能獲得論文被評審的資格，四月二十九日我基本上完成了論文初稿，還有待打印，估計約一百面之多，那一天我剛從導師家中借來了他的打字機，正在緩慢地學習打字，突然間，刺耳的警報聲響了，緊接著，一聲巨大的爆炸聲，屋頂上天花板的石灰塊也應聲震落下來，其中有一小塊正落在我的打字機旁，險些把打字機砸壞，不過這時敵機已遠離竄空而去。待我出來了解情況，才知道敵機投下的一枚炸彈，落入距我的實驗室不超過五十米僅一牆之隔的天主堂醫院（現湖北中醫學院附屬醫院，華中大學原址，現爲湖北中醫學院），

這小小的醫院以及周圍，都沒有引起敵機作爲轟炸目標

的建築，是否我那實驗

室上空架設的實驗天線

（供垂直發射和接收用

的，安裝在兩棟相距約五十米

三層樓高屋頂上的，五根相互隔開

而平行的天線）被誤認爲軍事目標呢？

我一人單獨使用過一年的實驗設備，雖

未被炸毀，武漢被敵寇占領後，這套儀器卻

全部被日本強盜竊走。（抗戰勝利後由留守

武漢的美籍教師告知）。陳懷民烈士用生命

保衛了多少武漢市民死裏逃生，我那一

年辛勞的研究成果也免遭

一劫，使我國最早對天空

電離層的實驗研究，以及

和美國科學家

H. G. Booker 同時提出

的「擴展F層」的重要

現象，都在這場無情的空襲中，被保存了下來，得以發表。

爲了緬懷爲國捐軀的烈士，去年回國探親到達武漢故鄉時，我終於找到烈士的親

姪兒，並與他一同完成了爲烈士獻鮮

花，掃陵墓，致敬意，敬表深情

的長期願望。他安息在這風

景優美的「石門峰名人文化

公園」墓地，碑文上刻記著

「一九三八年武漢保衛戰中，中

國空軍與蘇聯空軍志願隊並肩

作戰，擊落日機四十七架，

陳懷民等數十位空軍英雄爲

國捐軀，葬於武昌桂子山，

一九五三年遷於此地。」陳

烈士用鮮血捍衛的祖國，今天正

日益強大，在戰鬥過的地方——武漢

三鎮今天正在蓬勃發展。

敬愛的陳懷民烈士永垂不朽。